

# 漫步钦村水库湖畔的遐思

唐樟荣

近日的一个周日下午,送女儿去宁波上班,至即驱车返回,到梁柏台大桥边新建之新林驿站停车休息,见夕阳西下,钦寸水库碧水泱泱,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景致甚佳,即下车步行,从桥下下去,环湖畔而行,拍照入手机中,拣日不如撞日,此正欣赏水库夕照最好时机。

此地群山环抱,暮山苍翠,水波浩淼,微浪有声,湖畔山林间,鸟雀啾啾欢鸣,它们问候互答,或将归巢而去。这让我想起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一些暮色苍茫鸟雀归巢之际各式鸟声的描写。屠氏出身地主,各处多有田园山庄,乘假期,由农奴陪伴,去各处打猎,故《猎人笔记》记此鸟雀甚多,笔致清新,震惊文坛,丰子恺译笔甚佳,读此每感心旷神怡,心向往之。但我听鸟声,都一片嘈杂而已。

再往前走,马路右侧又有坟面石砌得考究的坟墓坟堂,我与妻子说到,小时仲夏夜放篓捉泥鳅,常听村里老人说鬼怪故事,说放篓人鬼打墙,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些坟堂前往幻化成高宅大院,有老者盛情招待他

入住,谁知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自己睡在坟堂前里,让他大惊失色。农村夏夜乘凉,往往有鬼怪故事,被说得有趣有眼,又有声有色,虽是迷信,为小孩所怕听,又喜听,造成一些心理伤害,至老不忘,今天看来,也是民间文学的雏形吧。

再往前走,天边由晚霞转为灰暗,天色马上暗下来,那马路也将走到尽头,这时出现一片枫树林,其情景像极了唐诗人戴叔伦《过三闾大夫庙》: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戴氏凭吊三闾大夫屈原,也正是在这样的傍晚时分吧。虽然他是在秋天,我则在暮春。

抬头一看,有一石碑坊耸立着,望进去,却是梁柏台白色大理石头像一尊,这才让我回过神来,原来这里就是梁柏台纪念碑亭处,以前不知到过多少次,连头像也是笔者在司法局工作时与叶局赴杭州采办的,今天正是沧海桑田,谁知门前已是一湖碧水,湖水泱泱,不说梁柏台找不到回家路,我们也难以寻觅以前踪迹了。我们去向梁柏台塑像恭敬礼拜致意后,返出来,站

在湖边,在碧波和暮色中回忆被水库淹没的村落公路,只有上山的石级,还有一些遗迹延伸上来。

由原路返回,想到梁柏台以爱国青年,胸怀大志,新婚别妻,戎马一生,纵横四海,以三十六岁英年被反动派杀害,尸首无存,子女无归,让当年大旗岗上五朵金花之一的妻子陈莲珠望穿秋水,守寡终身,故事凄惋,更甚于三闾大夫,好得今天家乡面貌已改,其革命伴侣周月林也墓葬梁纪念碑亭旁,他的结发妻子陈莲珠故家银星村正建梁柏台烈士纪念馆,如果地下有灵,他们当可聚首一起,在这水库边,散步漫游,尽诉别后思念之情了吧!愿烈士英灵归来,湖山无恙,安息于家乡山水之间吧!

周月林生前曾有一梦,元旦是他们一家团聚家乡之时,那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周氏一生颠沛流离,历尽磨难,终于以九二高龄大行西去,他们当去聚首了吧!

一部革命史,正可拍成电影,让青山碧水作为背景和见证!散步湖畔归来,胡乱记此,以为缅怀纪念。



## 明媚的青春

十三爷的剑

我一直很喜欢这面矮墙  
喜欢行走在这窄窄的墙头  
喜欢穿越这四季更迭的爬山虎  
记忆起那些逝去的日子色彩  
沿途又走出  
还憧憬出未来

有人说,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  
于我更像是一场旅行,华丽又低调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旅行  
偶尔能发现许多美好的东西  
就像我们曾经的那些愿望  
涂满青春的色彩  
或许青涩,或许感动  
或许刻骨铭心,或许只是轻轻飘过  
但是有一些却像种子一样在我们心底生根发芽  
永远难以忘却

人生是一条特殊的单行道  
只能一直向前一直走  
就像这窄窄的墙头  
穿行在上面  
可能一路上散落了很多,丢失了很多  
有些许怅然  
但是,我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  
我相信  
当看着自己的脚步悄然发笑时  
也便是一种悄然成长

青春就是这么一本太过于仓促的书  
有时候,还来不及细细品读  
那青春就已然成为了往事  
书,却还在继续向前翻  
留下了太多遗憾

试试在黄昏的时候  
对着盛满落日的江边呐喊  
试试在心静的时候  
对着散落一地的遗憾呐喊  
仅仅当作一次祭奠  
但永远不会变的是  
脚下坚实的台阶,和年轻勇敢的心

## 流淌的水

俞杭委

在你的静穆里,水在水下流淌  
这是另类的思念。而我  
只想让一滴睡着的水醒来

一滴水,如果流进一粒种子  
便会让一朵花,开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在梦的深处,水静静流淌

在高远的天空里,水依然是  
流淌的主题。云朵随风飘荡  
高处的水是孤独的

云朵也是孤独的  
远离大地,你无法流淌  
在水下,花朵为你开放



天  
地  
山

古刹花开  
(马骏 摄)

## 农忙一日记

袁方勇

扞完最后一枝番薯,天已经渐渐的黑了下来,池塘边的蛙鸣声也渐渐地热烈了起来。今年的农事来的有点晚,通常春播春种是不过立夏关的。“二月二,百样种子好落泥”,过了谷雨,各式各样的苗都可以移栽的时候。

往年我的土豆总是在正月里种下去,立夏前后就基本可以收获了。然后把土豆的地理一理,做上垅坝,就可以扦插番薯。今年土豆种得迟,收获也迟。“八十岁生儿,代代落后”,那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今天太阳很猛,当我把土豆挖完,就已经浑身大汗。再不种番薯,就又要迟了。

以前我在蟠龙山居种番薯,藤是异常的好,但总是难得挖到几根番薯。一来是我择的地有点阴,阳光不是太好,二来是我施肥过勤。去年在“不山不水”新开了一块地,土很少,以碎石居多。番薯扞下去以后,基本没怎么管理。但番薯却长得不错。所以根茎植物的施肥是有讲究的。弄不好就是徒长,落到“草盛豆苗稀”的地步。

前一阵子种下去的小辣椒,茄子,西红柿,青瓜,丝瓜,南瓜,蒲瓜等等,长势都不错,小辣椒已经摘过几回了,茄子的花开得也不错。今天亲眼看到西红柿瘟了两株,枝上已经结满了拇指大小的西红柿,有点心疼。本来今年还特意给西红柿打了架子,种西红柿的地,并没有连作过。为什么西红柿会瘟呢?联想到还没长成的西瓜蒲瓜南瓜叶,被萤火虫咬掉的模样,对生态瓜果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是很少在地里用剧毒农药的,诸如吡喃丹、除草剂,我是从来不用。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菜蔬是要用农药的。不用农药治虫,那真是一个大笑话,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在童话里,在童谣里。萤火虫是个可爱的精灵,有些地方还有萤火虫的多少来佐证环境的好坏,因为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但是,环境好了,萤火虫多了,种地的老百姓哭了。就像我前几天刚刚种下去的西瓜,几天没见,就全是让萤火虫给

啃了,只留下一点点的芯,以后能不能长出来还是个未知数。萤火虫特别喜欢瓜类植物的嫩叶,到秋后它又喜欢老叶,把一张张的叶子,啃得只剩下茎络。

时下很多人去开垦荒地,是为了保证菜蔬的安全,食用起来放心一点。我事农活,只在兴趣。吃却并不重要,所以我种的很多东西,并不去收获他们。比如去年种的芋艿,今年有很多的萝卜。还有甘蔗糖梗糖芦,我一概吃不动,今年也还是种了一些。我喜欢看他们成长的模样。就像那些我的花儿,我更多的是注意他们生长的过程。

这只是一时情结,一种与土地有关的眷恋。是一种玩心情的做法,愉悦自己不负土地。任他禾苗破土,任他风吹雨打,任它花开花落。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和喜欢做的。人么,总得有点闲情逸致,闲云也好,野鹤也罢。闲暇里腾出点时间来侍花弄草,种花摘果,我喜欢。不与大象比高,不与蚂蚁比小。